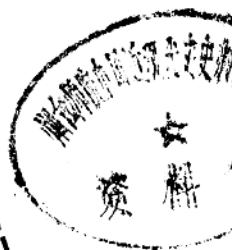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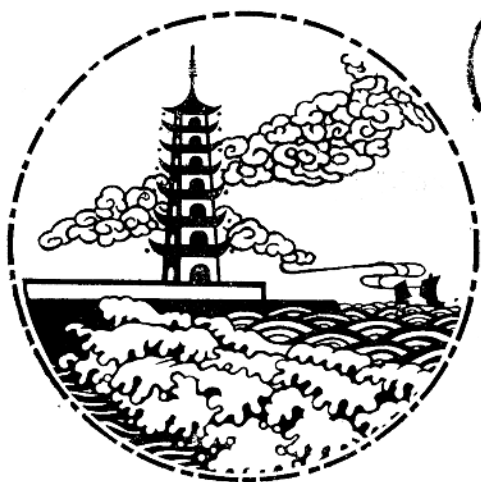


1104



海寧文史資料

第 1 期

93

政协海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历史的赓续

——记“海宁县立初级中学”在沈家浜重建

陆克昌

海宁县立中学，从它的前身、1912年创办的县立乙种商业学校算起，至今已有八十一年历史。但是，抗战期间海宁沦陷，学校自1937年底起即长期停办，直到1944年下半年即抗战胜利前的一年，才在当时“游击区”内先是王家庙（丁桥与诸桥之间）、后是湖塘庙沈家浜恢复，其间弦歌中辍达七年之久。而沈家浜时期的县立中学，虽然不过两个学期共一年的经历，却具有赓续中断了七年的校史的意义，可算是校史上的重要篇章。谱写这一篇章的主要人物，则当推钱祖吟先生。

钱先生是海宁丁桥人，抗战初期，与夫人金玉麟女士辗转于浙西南松阳、遂昌一带在中学执教。1944年春回到沦陷区故乡，伉俪均任教于硖石的“海宁乡村师范学校”（校长蒋应麟）。期间，他与海宁县县长顾达一有了接触，顾希望他能在敌占据点外的县政府行政区域内把停办已久的县立中学恢复起来，以适应广大农村学生迫切的升学要求；同时也为地方培养一批师资人材，以适应农村发展教育事业的需要。钱祖吟先生当仁不让，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为此，他在“乡村师范”学生中悄悄进行工作，说服和动员他们离开硖石到乡下去；一方面，他又多方物色师资。海宁县政府也指派督学蔡锦丽协助他进行筹备工作。到1944年夏季，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即在王家庙正式开学。其实，学生除了钱先生动员去的硖石“乡师”学生三十来人外，还招了一部分初中一年级新生，总数仅七、八十人。教师力量也相当单薄，除了钱祖吟、金玉麟夫妇，仅有脱离硖石“乡师”而去的杨青，上海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学生、擅于教音乐歌咏的姚平。另外便是几位事务人员和校工。不料这个学校刚刚草草恢复，即遇到硖石下乡的日伪军队的骚扰，师生们被怀疑为抗日的游击队，不少人受了殴辱，学校财物受了点损失，幸

而没有人被抓走。这次事件使钱先生等感到王家庙环境很不安全，乃经海宁县政府同意东迁至袁硖区内湖塘庙东南的沈家浜继续开学。沈家浜这个地方位于袁花、硖石之间，远离公路，离湖塘庙也有三华里余，交通不便，比较偏僻，符合安全要求。而且，沈家浜的村落也较大，有回旋发展余地。我应聘到海宁县立中学，还是学校迁至沈家浜不久之日。此时秋尚未老，但见村前一条小河清流潺潺；村内一弯溪浜，浮萍点点；村道间杂树扶疏，小河边农居错落；村民们吃的是南瓜饭，鸡鸣犬吠，几不知十廿里外的城镇正盘踞着日军，国土正遭受着异族的蹂躏，这一切，使我这个从敌占区上海归来的游子，竟有一种如入桃源之感。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所学校在此存在的一年时间里，没有再受到日伪军队的骚扰，只有一次，从五六里外的马桥方向传来了阵阵枪声，据说那是县里的自卫武装与硖石镇上出来的“清乡”部队作战，使师生们受到了惊吓。

在敌人眼皮之下恢复的这所学校，自然是非常简陋的。全部校舍都是借用当地民房，布局因而比较零散，大体格局是，前排部分农家或为教师居住，或为学生集体宿舍；中间有一排五开间的平房，东边一间厢房是教务室，中、西各两间为教室，再往西新建了两间平房作事务室，这一带可算是全校的核心部位；教室后面，有一个比较宽敞的操场；后排，面临操场的是三开间带两厢的平房，东厢是厨房，西厢也做过教室，中央三间则是膳厅兼礼堂。整个校舍面积约有四、五亩。除了这些，学校也借用了村里最漂亮的建筑——教堂。钱先生夫妻居住教堂的西厢房；东厢的一间，第二学期作了教务室。另外，在村的东头，还有一所附属小学，是利用原有的小学改办的，校长顾明德女士，是一位勤勤恳恳从事乡村教育事业的人。

这所学校的校名当时是不公开的，虽然内部行文、教职员聘书都是用“海宁县立初级中学”名义，但挂的牌子是“私立明诚中学”。这块白底黑字的校牌，是由许行彬写的字、署的名。听钱先生介绍说，许是乡党元老，交往者中颇多有权势的人，那时汪伪“浙江省长”项致庄就是他的“门人”（？），故学校请他写块牌子做“挡箭牌”，用心可谓良苦。

我是在1944年10月间到达沈家浜的，其时我方21岁。由于我在上海时曾

被日宪以“抗日”“共产党”罪名逮捕，为了防备再次被捕，我不使用真实姓名，而用化名“宇文洪亮”。那时任教老师还很少，仅上述的钱、金、蔡、杨、姚等几位。在我到校之后，陈其庆、高晏夫妇和蔡锦丽的妹妹蔡锦和才自西天目山下来到校任职，不久又增加了一位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英文女教师蒋彦姝。所以，到1944年冬季，教职员工已迅速增加到了十多人，绝大部分都具有较丰富的学识和经验。至于人事安排，大体如此：校务主任钱祖吟（顾达一仅担任“校长”名义，实际负责人是校务主任），教务主任陈其庆、兼师训班主任，训育主任金玉麟，事务主任杨青。第二学期起，由于增加了一个“简师”班级，学生扩充到一百三十来人，乃又增聘了史美钧、贾翥两位先生。史美钧并接替金玉麟担任训育主任。此外，尚有一位兼职美术教师都雪鸥，是在上海有相当名望的美术界前辈。今天看来，在当时“游击区”困难条件之下草促恢复起来的学校，经过半年多建设，即拥有了这样的师资力量，确是十分不易的。除了教师外，还有姜祥麟、沈祖庭、羊三和等事务人员，再有一位兼职医师居鲁芹，他们分别管理设施改善和学生膳食、住宿、医疗保健等方面的事务。整个校务的运转，从第二学期开始，已步入正常轨道。

我是没有教学经验的，初到校时，因钱祖吟先生了解我读过“鲁艺”的文学系，在上海从事业余写作，发表过若干文艺作品，有点写作经验，就安排我给“师训班”讲“写作讲座”课，兼教初中的国文、历史、地理，我自觉滥竽充数，仅能勤以补拙，勉力而为之。那时课本是由县政府从后方领来的，但补充教材、参考资料等图书资料均异常匮乏，我靠的只是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和中华书局版的《中学国文教师手册》两本书，这都是我从上海随身带到乡下的。虽然，我悉心备课，也常常向老教师请教，终因学识、经验不足，自觉未能把课教好。至今回忆，仍感给予学生们的太少了，实在内疚。

不过，那时的师生关系可真好。这是因为，全校师生天天生活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学习在一起，活动在一起，老师们不但关心学生的学业进步，也关心学生的衣食饥寒和病痛，故师生感情特别深厚。学生视教师为父兄，教师视学生为子弟，俨然是一个大家庭。这样的师生关系在校史上也许可算是一个非常有特色

的时期。时隔数十年，许多可爱的学生，动人的事情，还常常在我心底浮现。也正因为这股感情力量的推动，使教职员们能安于每月三石谷子的菲薄待遇，坚守岗位，勤勤恳恳把学校办好。

我在短暂的一年教学生涯中，有几件事留下的印象是相当深刻的。1945年春天，浙西行署有两位视察员曾来校视察，其中有位郎玉麟，向师生作过一次时事形势报告。他对当时欧洲和亚洲战场形势的分析非常精辟，材料丰富，语言生动，师生们听了感到胜利曙光就在面前，深受鼓舞，情绪振奋。我暗自猜疑这位郎视察员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不是国民党的官员。果然，后来听说他这次来校视察后就迂回奔向了解放区。这恐怕是学生们在当时环境中能见到的唯一共产党人，也是第一次听到党的声音了。另一件却是具有反面意义的事：1944年冬，国民党海宁县党部曾派贾某到校里来，临时在膳厅召开师生大会，贾在讲台上宣扬了一番三民主义之后，便宣布全校师生参加国民党，并要大家当场举手。在那种情势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谁敢不举手（除了当天不在校或病在宿舍里的师生）？此事之后，虽然学校中没有进行什么活动，但却给师生们在解放后的政审中带来了可想而知的麻烦。再一件事也发生在1945年春天，国民党发动“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学生参军。这声音也传到了学校，年龄较大的“师训班”学生不禁动了爱国之心，有两个学生终于选择了投笔从军的道路。此后不久，又有一支忠义救国军部队在挺进上海途中驻在学校附近，也不时派人到学校里来招收青年，这时，“师训班”学生正面临结业，考虑着出路问题，后来有几位学生在结业后就跟他们走了，没有踏上他们原来选择的教育岗位，这是非常遗憾的。还有一件事对我来说印象尤其深刻：1945年初夏，第二学期即将结束，学校为了纪念复校一周年和“师训班”结业，准备油印一册《纪念特刊》，由我利用每天课余时间边刻蜡纸边油印，花了几几乎一个月时间，才算大功告成，一本用16K连史纸、咖啡色油墨印成的《纪念特刊》即可与师生见面了。这本《纪念特刊》内容有陈其庆等老师和学生作品共约五万言，我为“师训班”结业写的一首歌词“歌声嘹亮、琴声悠扬，窗下一年深相契，今日赋骊歌，赋骊歌，莫歎歎……为国兴学，为族树材，……两地教学，一个战场”（难于记全了）。由姚平谱曲，也刊于《特刊》上。《特

刊》的前言，我原请钱先生写，但他因第二学期结束后，上面有调他到后方的意思，眼看离开这个自己恢复和创建起来的学校，自然心绪不佳。结果，他没有写，只写了“予欲无言”四个字给我。我便照此四字原样刻印在卷首。6月末或7月初，县党部书记长程森士，县政府秘书屠琦、章克穆，教育科长戴谷音等相偕来校参加校庆，也与钱先生谈及了下学期人事问题，钱先生请他们看这本《特刊》，不料，竟未蒙同意散发，反而要求立即销毁。这样，我的近月辛苦劳作和学校所花的钱，顷刻被付之一炬，殊觉万分可惜。今天想来，更可惜还在于未能为学校留下一份有意义的文献资料。那么，这件事是何以发生的呢？是钱先生的“予欲无言”流露了令人不快的情绪？还是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过多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思想倾向成了问题？或则两者兼而有之？我对此始终大惑不解。

1945年7月，学校结束第二学期后，教师和初中学生一般都回老家度暑假了，师训班学生有的走上教育岗位，少数则从了军。我和钱先生等同事分道扬镳，各自带着十分留恋的心情离开沈家浜而回返老家度暑假。不料就在我于上海老家度暑假期间，8月15日传来了日本投降的特大喜讯，形势突变。海宁光复了，学校由陈其庆先生出任校长，并从沈家浜迁移到了硖石，在西山南麓原“乡村师范”及中学的旧基上开创了正规建设的新阶段。“私立明诚中学”这块挡箭牌就永远收起来了。钱先生夫妇和我也就此离开海宁县中，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学校在沈家浜的复建过程为时虽暂，毕竟也给莘莘学子莫下了前进的基石。那时的一百多位学生中，如今在各种不同岗位上有所建树者颇多。据我所知，初中女生俞金如在1950年考入山东大学文史系，四十多年中学问事业谅多收成；另一位初中生朱炯强，如今已为教授，担任杭州大学英语文学研究室主任，译作颇丰。初中班的费云龙、师训班的欧阳穆，后来都参加了解放军，献身于人民革命事业……所有学生的好消息，想必使每一位当时的教师都感到极其欣慰吧！

“事如春梦了无痕”，但沈家浜的一年却有无尽思念留在我心里。

皇 岗 话 旧

——海宁一个近乎消失的市镇

马君松

海宁东南部，新仓、金馊庙东面，本来有一个极大的市镇，名唤皇岗。谚语有“皇岗三里街，落雨穿绣鞋”之说。临河一条街，东起太平寺，西至石佛寺，不但街面石板铺得整整齐齐，而且上面都是凉棚盖瓦，紧密接连，无断缺口。下雨天阶沿不湿，大可不用雨具而穿绣鞋上街，其繁盛富庶，可见一斑。

皇岗东郊的“太平寺”，毁于何时，传说不一，其遗址还历历可寻。九十年前，笔者随祖父兆蓉公到皇岗看戏。看见太平寺第一殿有“哼”、“哈”二将及坍塌神龛，两丈多高，不亚于杭州之灵隐、天竺，从阶石墙脚推测，第二进金刚殿与大雄宝殿，距离相当远。其它一殿与一殿之间，相隔都是十丈八丈，其全部庙址，可能在百亩以上，足见气派之大，非普通寺庙可比。断井残垣，令人想象昔日雄姿，不胜感叹。

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称为“轧太平”。据说这一天到太平寺去烧香，可以“太平安居，无灾无难”。所以这一天皇岗人山人海，太平寺虽大，也容纳不下这许多人。为了太平而“轧”，所以大家都愿意轧进轧出，大轧特轧。相沿成风，到现在二月初八那天，皇岗还是相当闹猛，但和从前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几十年前，笔者到皇岗轧太平。各处要做生意的店家，都来设摊叫卖。商品应有尽有，大部分是日用品和嫁妆、蚕具。其它的杂耍、戏法、打拳、卖药、小吃之类，早几天就已到了。当地的茶坊、酒肆更是劲头十足，做一笔应时好生意。附近村农也想尽办法，卖点心、卖酒菜。因为镇上几家小店根本来不及应付，所以大批外来小摊贩，大有生意可做。

信神信佛的老年人，都把香烛插在“太平寺”遗址地上，跪拜祈福，趁便买一点平时买不到或不舍得买的东西。

市中心有座社庙，供着土谷神，庙址不大，殿堂相当低矮，全庙界有十几个村落（从前名为“几都、几庄”）。村里各有几个老前辈主持一切。文化程序都有相当水平，俗你“老阿爹”。

每年二月土谷神诞辰，必由各庄演戏酬神，而且戏班必须是“昆腔”，名为“文班”；其它“武班”（昆乱）、“徽班”绝对不用，当时还没有“京剧”。原因是“昆腔”音律最严，唱词最雅，为大部分观众所爱好。从这里也可看到皇岗一带民众之文化水准很不错。

社庙面前是河，戏台在隔河临时搭盖，好在昆剧大都是文工戏，重唱不重打，对戏台之要求不高。

记得有一年社戏，第一天将要开场，“值台”（戏班中为演出服务的人）看见一只椅子脚有塌损，便拎到台口，高声喊道：“庙方上换一只好一点的椅子来”。庙里立即派人换一只好椅子上去。少顷，“领班”照例去向庙方几个“老阿爹”领取戏单。戏单上开列着当天要上演的节目。

领班拿戏单到后台，大家一看，普通的几折。其中一个老演员说：“闯祸了！”众人不解。老演员说：“今天的戏单上，没有一出用得着椅子，如果十几天戏，都是如此，我们吃得消吗？一定是刚才值台当着成千观众大喊换椅子，刺伤了庙方的面子之故”。领班恍然大悟，知道方才“值台”的话，确乎出言不逊，立刻买了香烛，拉着“值台”到庙里对“土谷神”叩头礼拜，认错赔罪。几个“大阿爹”扶起领班和值台，把早已写成的有坐有立的戏单，塞给领班，拍拍他的肩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从这些小故事来看，皇岗人文化水平，实在不错。其时“文班”（昆腔）已有衰落之势，各处都是“徽班”，但皇岗人独具慧眼，不愧为“中流砥柱”。

同样一个社庙，年年都演社戏酬神，大部分不过一到两台，而皇岗每演，都是十五六台，足见庙方实力之雄厚、群众之爱好。

社戏借酬神之名，大家一饱眼福；并且含有赶集兴市之意，所以在战争年代也不间断。记得“齐卢”之战，炮火已近嘉、湖，硖石居民，大部分下乡避难。而马桥“伞墅社庙”，还在演剧。和尚要笔者拟写一副戏台对，以壮观瞻。笔者胡乱写

了一联：

烽火惊心，且集社中观菊部；

笙歌盈耳，方知世外有桃源。

皇岗西市，原来也有一座大庙宇，叫“石佛寺”。现在只剩一尊石佛，庙址已毫无痕迹，一片桑田而已。

近年来“二月初八皇岗轧太平”，已经有名无实。赶集的人，愈来愈少，赶集的摊贩，更是稀稀落落；商贩既少，人们也就没有兴趣参加了。至于“皇岗三里街，落雨穿绣鞋”之说，更是鲜为人知了！

硖石园林

朱镒英

古镇硖石，历史悠久，景色优美。海宁州志稿载：“……烟树万家，两峰对峙，涧水东注，汇为谷湖。形家言山川秀淑，为浙西诸郡市集之最。”

硖石除两山夹水的特有地理条件外，据《海昌胜迹》记载：历史上有名的景点有 130 多处。较为著名的有前十二景和后十二景。其中分布在东山的有广福探梅、郛岭垂虹、菊庄秋色、俞桥枫叶、碧云夕照、剑石寒潭、北亚晴峦、东岳霁雪、桃源着雨；在西山的有紫微春晓、鹤亭仙洞、西寺烟钟等。

园林建筑也源远流长，颇具特色。

养拙园：东晋宁康年间(373—375)，尚书张延光建于西山东麓。园内环山曲沼(今花园浜)，世传林泉池馆之盛，为东南第一。昔年张建造相府时，占地甚广。现西寺为正殿，前面石经幢处为相府大门，后直至山顶，西至紫阳里一带，东毗梅园(今新埭街)。后改建小祇园。至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废。

淳朴园：明沈祐别业，在西山南寺桥外。园中有芙蓉溪、一拳山、醒心泉、通樵径、涵虚阁等 20 多个景点，颇极幽蒨。

也园：明末建于横港桥北，原为孝廉周宗彝故宅。园内有青罗池、揖翠楼诸胜。清顺治二年，清兵攻陷硖石，周氏兄弟俩战死，全家 48 人不愿受辱，投后园青罗池而死。康熙年间为礼部尚书许汝霖别墅，御史陈勳、进士杨中纳、编修查慎行尝赋诗记事于此。现遗址尚存。

潘园：清康熙年间，里人潘国桢在鸡笼墩构造精舍，筑池，名潘园。园内植桂子芳草，爽气接西山，塔影列门前，景色极佳。

夏园：又名安拙园，建于水月亭，为夏丹级别墅。园内存一株千年古银杏，垂荫数亩。夏常延名宿，相与觞咏栖息。清代为蒋氏息喧草堂。

郛园：建在沈山(又名审山，即东山)南麓。内植有老梅树数十株，山腰环

抱,松竹交翠,十分清幽。

果园: 清嘉庆三年(1798),举人陈鱣建在西山山麓。内筑向山阁,藏书十万卷。前有宜堂,后有横径亭和溪山、云树闲等景点。清代为蒋氏所有。

斑竹园: 在东山崇福寺后,丹井旁。园内修竹万竿,尽点湘斑,故名。人静憩其中,煞是清幽。

这些园林建筑,因历史变迁,不复存在。

西山公园: 1956年,县人民政府决定在西山养拙园遗址一带,新建人民公园。发动全镇机关、工厂、学校、商店的干部职工和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每天平均参加义务劳动的有上百人,开河挖土、填平洼地、修建亭廊、栽植花木,不少群众还自愿捐献了许多花卉、树苗。园内充分利用山坡自然条件,以山顶紫薇亭为中心,沿山坡布设景点。建有和平亭、牡丹亭、仙鹤亭,还有石鼓、石笋、水池、紫藤长廊、茶室和花房,山上种植各种花草树木。历时半年,公园建成,占地7公顷,由群众义务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园遭到破坏,许多树木、石笋被毁,花房盆景被窃,仅有的一颗白皮松,无人护理而冻死。1978年后,硤石镇人民政府重新进行园林绿化建设,种植树木花草,重修亭子和景点,铺设上山通道。

1980年在西山公园内辟儿童乐园,占地6000平方米,园中有园,别有天地。园内建长廊、曲桥、雏凤亭,置滑梯、翘板、秋千、攀登架、动物转椅、降落伞、电马、碰碰车等儿童玩具。这些游乐设施和玩具大都由本镇各企事业单位赞助。后又陆续增设了大型电动游戏器械10台,并饲养了恒河猴和凤尾鸟,逗引入园玩耍的儿童,特别是节假日,儿童乐园内更是游人如云,一片欢声笑语。

1983年,硤石镇人民政府根据城镇总体规划,制订了建设西山公园的“一次规划,分期实施”方案。调整绿化和景点设置,修筑400米图案花窗围墙,重修公园北大门,门前左右立一对石狮。进园迎面是鱼跃式喷水池,游人们乐于在鲜花丛中清水池畔摄影留念。顺着绿荫夹道,上上下下,弯弯曲曲,进入曲径通幽,径间设三角亭一座,小坐片刻,似有“径中小天地,游憩正相宜”情景。把天然形成的八仙台、烟霞洞连为一体,沿着山间小道进入林中小憩,设有石桌、石凳,别有一番情趣。在山腰之东有紫藤长廊,山之西麓有古泉“白水泉”,泉上建半边亭,

名古泉春晓。

1983年，近代著名诗人徐志摩之墓迁建于白水泉旁。

1984年及1988年，市政协机关干部和碛石地区活动组政协委员，先后在诗人墓园及山道两侧种植了千余株冬青树苗和数十株雪松、广玉兰等常绿乔木，使紫微山西麓一带枝叶扶疏，绿篱夹道，一片苍翠。从而更为诗人徐志摩墓增添了无限诗情画意。近年来，海内外慕名前来瞻仰凭吊者络绎不绝。

1984年，立“义士亭”于山腰，表彰义士汪润秋 1926年3月2日因奋勇救火的献身精神，并勒碑以记其事。每逢农历五月二十“分龙日”，市、镇领导及消防队代表，前往公祀，以志仰悼。山顶建有紫微亭，登山远眺，饱览古镇新貌，使人心旷神怡。从山顶沿石级南下，通往西山南麓，为公园入口之一。广福寺坐落在登山石级左侧；东有紫藤架；寺西，竖有健美胜鹰景点，每天早晨在此打拳、舞剑、做操的人不断，显示人们热爱生活的情趣。

西山公园如今已是郁郁葱葱，绿树成荫，夏日浓荫蔽日，冬季树木长青，春秋百花争妍，充分体现山林公园的特色，以它美丽的秀色，每天吸引无数游人前来玩赏。

东山儿童公园：1987年在东山西麓建儿童公园，占地5990平方米。园内有电动登月火箭、单轨小火车、滑梯、秋千、小跑车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赠送的退役米格战斗机和坦克、大炮等陈列于园内，供儿童、游人观赏。